

醫門棒喝

珍本医籍丛刊



医 门 棒 喝

(初集 医论)

〔清〕 章楠著

文杲 晋生点校

中 医 古 籍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晖桢

封面设计：原鲁平

珍本医籍丛刊

医门棒喝（初集医论）

〔清〕章楠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河北保定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7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ISBN 7-80013-013-4/R·013

统一书号：14249·0157 定价：1.45元

出 版 说 明

中医古籍出版社本着发掘整理祖国医学遗产，抢救行将失传的孤善本医籍，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科研、教学人员提供参考资料的宗旨，从1983年起，影印出版了系列医书——《中医珍本丛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诊疗等各个方面的论著。由于上述丛书在选择底本上，力求有较大学术价值和文献版本价值，使许多珍贵医书得以面世，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今后，我们将继续编好这一丛书。

但是，在连楹充栋的中医古籍中，也有一部分珍本虽有很高学术价值，或因年代久远，纸敝墨渝；或因屡经翻刻，错讹百出；或因文理深奥，难以卒读；或因版本装式，古今异轨，因而不适影印。为此，我社将陆续编辑《珍本医籍丛刊》，对这些古籍适当做一些标点校注工作后，排印出版，以发皇古义，嘉惠来学，为振兴中医，造福人类，提供更好的读物。

中医古籍出版社

前 言

《医门棒喝》是清代医家章楠的一部力作。章楠字虚谷，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根据其自叙和著述年代推算，约生于乾隆中后期，略晚于吴鞠通。幼年多病，因而学医，历游广东、河北、江苏等地，转益多师，浏览诸家，十年不知端绪。后读叶天士医案而悟，谓自此略窥医理之奥，而见诸家意旨所在。此后更加刻苦钻研，前后约经三十年的潜心上学，对于《内经》和《伤寒论》有了深刻的理解，并能融汇贯通诸家之论，而有所取舍。他认为刘河间、张洁古、李东垣、朱丹溪诸子，各以己之阅历见解发明经旨一节，或论外邪，或论内伤，或主补气，或主滋阴，不过发明一节经义，而非全经之旨。至于张景岳，立论主于扶阳，也属一偏。学者应从流溯源，知其理之所归，倘执其偏，不免互相抵牾。于是他把医学理论中向有争议而又比较重要的问题，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医门棒喝》一书，取警醒时流之意。道光五年乙酉（1825）写成初稿，道光八年戊子（1828）重游广东，对旧稿加以整理，并由同乡田晋元（雪帆）加以评点，于次年己丑（1829）由浙江海宁人应秋泉、纪树馥等在广州刻版问世，是即《医门棒喝》初集。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又写成二集（一名《伤寒论本旨》或《活人新书》），由浙江山阴人陈祖望、钱昌等校刻行世。其内容以阐释《伤寒论》及发挥温病学说为主。

《医门棒喝》初集为杂论性质的医书，其体例仿照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共有论文二十七篇，附十三篇，冠以条例十则。此书要旨主要有以下几点：

1、河间论六气皆从火化固然正确，但止可论六气之邪，其发病则根据人的体质而有变异，不能概用寒凉。如因见到妄用凉药之害而以河间之论为非，则是另一方面的谬误。

2、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引《内经》“一水不胜二火”为理论依据，实则《内经》是论阴阳偏胜之病，非论阴阳之理，君火相火实即火之体用。景岳非之，言“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两家各有一偏。因为归根结底，六气皆阴阳所化，不能执枝叶之短长，即谓根本之有余不足。

3、景岳不识阴阳六气变化，人生禀赋源流，论治外邪偏涉于补，内伤证治偏执扶阳，强引大《易》扶阳抑阴之言。不知大《易》乃论治道，非论医理。若论医理，则阴阳不可稍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4、东垣言相火元气之贼，景岳言相火元气之本，东垣乃论其变，景岳道其常。两说皆各有理，不可偏废。

5、仲景《伤寒论》中有论治温热病各条混入“伤寒例”中，虽经张路玉指出而后人仍搀混不分，如尤氏《贯珠集》将治温热之黄芩白虎列入伤寒正治，实属失察。

6、因吴又可《瘟疫论》混指一切温病为瘟疫，又不辨伏气为病之理，乃详辨温病为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瘟疫五种，分列证治。

7、六气流行之理，与为病不同。一阴生于夏至，其湿已动，于时气为相火司令，而为病则是火湿二气合而成暑。偏于火者为阳，偏于湿者为阴，体强多火成阳证，体弱多湿成阴证。

8、吴鞠通将风温瘟疫并为一类，不分轻重浅深，其冬伤寒，春病温的伏气一证，亦不分析论列。又将“秋伤于

湿，冬生咳嗽”作外寒内饮解，反谓喻嘉言改“湿”为“燥”非是，亦乖义理。

9、叶天士论风温二十则，分营卫气血传变，治法最为精当，薛生白《湿热条辨》三十五则论治甚详，吴鞠通论药物气味功能甚为精细，其卷后论泻白散之弊尤确。

10、论治虚损，当先辨阴阳，次分上下。阴虚者最忌助气，阳虚者大禁寒凉，上损则清金为先，下损必固肾为本。以及治虚损当脾胃与肾元并重，欲培其根本必先利其机枢等，类皆切合实际的经验之谈。

11、古论痘疹未尝详究至理。《痘科正宗》言痘为毒火，有实无虚，致浅学不辨虚实，混施攻泻，治疹则必先用升葛，与治斑之法相混。因此论治痘，必须穷源清流，分五脏为纲，列各证为目；治疹则必审其或因外感或由胎毒，而按时透发，则其证可愈。

由此可见，章氏确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学识素养和高深造诣的临床家、理论家。他著书的宗旨是“洞见本源，救正阙失”，字里行间流露出叩额泣血，为民请命的仁者胸怀，其思路绵密细致，行文恣肆透彻，剴切陈明，反复详辨，必期理明义尽而后止。这种忠于医学，执着求索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此次点校时，取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所藏清同治六年丁卯(1867)聚文堂刻本为底本，以宣统元年己酉(1909)蠡城三友益斋石印本为对校本，并参校了民国八年(1919)裘吉生补刻本。石印本原有“海宁王孟英先生评点”字样，经核对，与聚文堂刻本田晋元评点基本无异，恐为坊间伪托。其眉批多为褒语，间有论及医理者，限于体例，一并删去。裘氏藏本记载了吴鞠通对此书的评论，两位医家互相

请益问难，评论得失，在医学史上开创了良好的先例，特以注语形式保留这一部分珍贵资料。限于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出。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年12月

目 录

纪序	(1)
田序	(2)
田序	(4)
韩序	(6)
史序	(7)
自序	(9)
条例	(11)
自题	(14)
卷一	(15)
六气阴阳论	(15)
附答问	(20)
太极五行发挥	(29)
人身阴阳体用论	(39)
伤寒传经论	(42)
附论伏暑	(50)
附治案	(52)
卷二	(55)
辨《贯珠集》温病伤寒搀混之误	(55)
麻桂青龙汤解	(58)
方制要妙论	(62)
温暑提纲	(67)
证治大法	(72)
春温	(72)
风湿	(73)

暑温	(74)
湿温	(75)
瘟疫	(76)
附答问	(78)
评《温病条辨》	(80)
附答问	(83)
评王于圣《慈航集》	(85)
《千金方》房术论	(87)
虚损论	(90)
附真寒假热治案	(95)
附温暑治案	(97)
卷三	(102)
素问辨疑	(102)
论景岳书	(106)
附辨日月体象	(127)
论易理	(133)
平心论	(146)
卷四	(149)
痧胀论	(149)
菱仁辨(兼论痢疾证治)	(151)
附误用菱仁治案	(155)
附寒热各病治案	(157)
原痘论	(160)
治痘论	(163)
附治案	(167)
疹瘡辨	(170)
治疹论	(173)

附 治 案·····	(175)
评《痘科正宗》·····	(176)
望 闻 问 切·····	(186)
医 病 须 知·····	(187)
医 称 小 道·····	(189)
性 说·····	(190)
跋 ·····	(194)
虚 谷 小 影 自 赞·····	(195)

纪 序

余宦游东粤，遇会稽章子虚谷者，出所著《医门棒喝》以示余。余读其书，知于是道折肱者久，而凡别疑似于几微，订沿袭之讹谬，其论也切，其辨也详矣。夫阴阳系乎血气，损益酌夫盈虚，毫厘千里，死生系焉。顾或轻为尝试，鲜不以生人之术杀人于不自知，岂果忍于为是者，失则暗与诬，无有如此书之提唱指归也。章子积数十年悉心阅历，博极群书，为之剖厥指，正厥归，缕晰条分，发蒙振聩。意若不争之力，生命莫全，不持之严，宗依莫定，盖为医门中护法有如此者。此而不广其传，将偏执艺术，胶固不通者流，方沾沾自诩为有得，安望大发觉寤于当头棒喝下耶？爰与海宁应子秋泉，同校而付诸梓，俾资观览，识所折衷，用以救弊补偏，庶几济群生而维大造，不负章子一片苦心也。是为序。

道光九年己丑仲春河间纪树馥拜撰

田 序

夫读书贵能信，尤贵能疑。信则有定识而无所游移，疑则分别决择，衷于至是，足以正古人之失，嘉惠后学。读儒书然，读医书何莫不然。医所以托死生，保性命，关系尤重。苟徒泛然涉猎，勿深研究，有信无疑，杀人必多。此余友虚谷章子殷殷以卫生救弊为心，准经稽古，举诸家之可疑者，详辨其得失，《医门棒喝》之所由著也。余虽不知医，读其集，理明辞达，甚易通晓。医道自轩岐论阴阳五行生化之理，辨民病之由，制针砭药石治疗之法，是以天地之心为心者。迨乎中古，生民气质变异，针砭之法或多不宜。有汉张仲景出，辨经络脏腑六气外邪之证，审阴阳虚实内伤七情之因，参药性气味，配合制度，以立方法。上本轩岐之旨，穷其变化；下垂万世之模，为继述之圣。复乎尚矣。厥后代有名家，著述日富，类多一隅之说，鲜协中和之道，虽有发明，纯驳互见。后学苦圣经奥妙难通，喜诸家浅论易读，或不究源流，师一家而执偏见，医风斯下，流弊日深。其能记诵轩岐仲景之书，侈然自多者，盖亦仅见。而能深研其妙，融会在心，以辨别诸家疑似可否者，尤为罕闻。章子笃嗜性命之学，参儒释之理。故于医也，溯流穷源，力究十余年，未得其绪，而志益锐。久之，豁然悟轩岐之旨，犹未尽仲景变化之用也。今又潜心十余年，始有左右逢源之乐。乃其虚怀不敢自是，南北足迹所涉，凡同业绩学者，莫不咨访就正。而经旨既明，灼见诸家之偏，伤流弊之害，冀有以补救。于是择其尤者而表明之。盖以蓄诸中者发诸外，非同无

本之学，故皆长篇累牍，每论必三五千言，少亦一二千言。反复详辨，语无不切，必期理明义尽而后已。综其所集，不过十万言，阐发圣经之秘奥，救正诸家之阙失，而于先天、后天事物之理，几已括之。不仅为医，而儒释之道并贯矣。呜呼！章子可谓有心哉。吾知是集成，爱章子者，读而且信且疑者有之；嫉章子者，漫无疑信而起谤议者有之。夫谤诚不必，议亦何不可者。诚能反复于其集之所言，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能疑，摘其疵谬而详辨之、救正之，据乎理所不易，是即吾所谓善读书者，正章子之所愿望而不得。必且师之友之之不遑，而何嫌何怨。不则如侏儒观场，本无所见而挟私意以妄肆讥评，则是非可否，又可置之不论。天下后世，必有能知之能谅之者。章子性恬澹，不屑奔竞形势。向游于粤，当道多折节交之，章子遇之泊如。其待人宽恕，行事磊落，未尝稍有苟且。余与章子订交垂三十年，在岭表相处久，又同客京师。周旋罔间，知之独深，故言其约略如是，即以弁之简端。

道光丙戌冬月山阴乐川田鼎祚拜手撰

田 序

夫天下所重者，莫若性命。儒道，性命之正禅，究性命之微。其能保卫性命者，医也。三者，其道一而已矣。然欲明其道，则又各由其门而入焉。禅门之有棒喝，使人觉悟性命之道耳。同里章虚谷先生，贯通乎三者之理，而尤精于医，因慨圣道之日晦，乃以济世之仁心，示迷津之觉路，著《医门棒喝》四卷，属余评点。余以鄙陋，谬厕医林，猥蒙先生青睐，目为知道之人。窃念以荏击钟，焉能发其声音，方且敬谢不敏。继思管中窥豹，或亦略见一斑。展卷祇诵，细玩数过，如六气阴阳论，太极五行发挥等篇，将先天后天之奥，阴阳变化之微，阐发殆尽，毫无遗蕴。而土为太极之廓一语，尤发千古之秘，直溯夫混元未辟之先，而独立其极。较杨子之谈元，生公之说法，尤为精妙而明确。其驳正丹溪、景岳诸公处，批却道窾，迎刃而解。使起丹溪、景岳于九京而问之，亦当俯首无辞。与诸人问答，则又大扣大鸣，小扣小鸣，反复辨难，疑义尽析，示以指南。又解圣经君相二火为体用，燥为风寒风热所化，暑为湿火相合而成，灼见秋伤于湿之文为讹，皆亘古所未道，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也。论伤寒传经，疏解方义，穷元极妙，辨析温病混入伤寒之误，皆大阐仲景心法。暨夫温暑提纲、痘疹等论，则明立法程，申《灵》《素》之旨，而正诸家之失。统而论之，先生不独明于医，而且明于易，明于天文历律，而融贯百家。故于医理之精微奥妙，阐发无余。尤妙至理难明之处，罕譬而喻，使愚夫愚妇皆可与知与能。非先生具大魄力具大手笔，

焉能有此巨制。是固轩岐仲景之功臣，丹溪景岳之畏友也。先生以《棒喝》名集者，诚欲醒当世时流，为普济宝筏耳。余因之窃有感焉。大凡天下妙理，非夙具灵根者不能悟。是故鸡能讲学，石可点头，鸚鵡解人言，狗子有佛性，无非稟一灵之觉耳。况人为万物之灵乎！昔人有言，必具神仙之骨，方能当“名医”二字。则医理之妙，固非伧父所能悟也。吾越向多隐逸，乐性命而擅岐黄者，昔尝夥矣。若夫今之时医，类皆涉猎方书，各承家技，或偏执温补，或专事寒凉。印版数方，通治诸病，偶而幸中，自信不移，如是授受，以为秘诀、为捷径。世之贸贸者，又皆以耳为目，随声附和，互相揄扬。遂使虚名益炽，自负益高。与论轩岐仲景之道，反以为怪，而群起谤议。正如沉酣醉乡，先生虽以百棒喝之，千棒喝之，欲其猛然省悟，势实难矣。虽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焉知不因是集而启医林之聋瞶，通后学之津梁，使大明轩岐仲景之道，而生民无夭枉之虞。则不独吾越之幸，且将流泽于无穷，其功岂不伟哉。元固深为欣幸，僭加评点，并赘数言于简。管窥蠡测，未能挹其高深，聊以志倾倒之忱云尔。时

道光丁亥孟秋山阴愚弟雪帆田晋元拜序

韩 序

医，小道也，死生寄之，所关实巨。漫云尝试可乎？余不精医理，宦游岭南八九载。每见医者，辄以粤地潮湿，不辨何证，率用二术桂附等治之，其害甚烈，心滋戚焉。且闻寅友中竟有以感冒而误投补剂，致不起者。询延谁氏，居然以良医自命者也。噫！可慨已。人为一小天，人之患病，犹阴阳之愆伏、日月之剥蚀、风雨寒暑之失度。不审乎此而调其偏使其平，乃拘执古方，妄投药饵，何异操刃而刺人之胸也。会稽章君虚谷，以久病嫻此术，天性敏妙，上究羲《易》《内经》之奥，下及诸名家书，无不淹贯。而其辩论溯流穷源，一衷于是，积年得稿若干帙，名之曰《医门棒喝》，盖以警世之动以良医自命者，不啻大声疾呼之也。章君出其稿问世，余深幸是书之传，非徒救一世之弊，诚有补于医道者。因缀数言于简，窃愧余膺民社欲医偏隅，而未能称职也。时

道光九年岁次己丑春日肖山韩凤修拜序